

第一碗饺子

■张一涵

今年是农历虎年。大年初一，我来朱村看望采访曾亲身经历这场战斗的王克昌老人。他含着热泪说：“那年我才15岁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仍然觉得那场战斗就在眼前，忘不了”

枪声就是命令。当时沐河西岸冒起的浓烟和枪声，引起驻扎在沐河东岸顶子村的八连的警觉。连长哪思甲一边向营部报告，一边率领战士跑步渡河，赶往朱村救援。

沐河上，唯一的一座木桥挤满了从河西逃过来的老乡，哭的哭的，场面惊慌混乱。为了让老百姓迅速撤退，哪思甲带领全连战士让开桥面，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。碎冰划破了战士的双腿，战士们顾不上疼痛，快速渡河赶到了朱村。连长决定三个排分头从村东、村东南、村北打，三面夹击敌人，力争尽快把敌人打出村去。

据王克昌老人说，朱村当时有1400多人，除了逃难的老人、孩子，壮年都留在了家里，村里还有50多名民兵，大家一起配合着八连打鬼子。当时日伪军的武器有三八大盖、六五机枪、歪把子、重机枪等，而八路军则多是步枪、手榴弹、轻机枪都很少，可战士们的气势一点也不落下风。

朱村的老林地里柏树参天，葱葱郁郁，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和敌人作战。此时，战士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朱村，打跑敌人，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安稳的春节。村民都是他们的亲人啊！

连长哪思甲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脖颈，呼吸困难，仍坚持不下火线；战士郝红娃的腿负了重伤，简单包扎了一下，又冲了上去；一班班长焦锡模的一只胳膊被打断，依然顽强坚持战斗，直至腿被最后一滴血……战士们个个无所畏惧，英勇拼杀。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，军民们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人。关键时刻，远处响起了我军增援的枪声。日伪军见占不着便宜，便狼狈撤退了。

战斗结束了，朱村保住了，而八连的24名战士倒在血泊里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，永远长眠在朱村。王克昌老人含着热泪对我说：“这些战士有的才十五六岁，还是个娃娃啊！却为了咱，

把命放在这儿了。”

战斗结束的第二天，大年初一，乡亲们不约而同齐聚朱村王氏祠堂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手捧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，眼含着热泪说：“是八连救了俺们啊！今天，咱这第一碗饺子，不敬天，不敬地，要敬牺牲的战士们！”

朱村人从此记住了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救了全村人的性命，他们就是朱村的恩人。战斗结束后的第6天，朱村的乡亲们给队伍送去一面锦旗，上绣3个金光闪闪的大字——“钢八连”。后来，八连被山东军区命名为“钢八连”。

一场战斗，朱村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感情更加深厚了。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结在一起，建立起“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的党群关系。每年过年，每家每户大年初一的第一碗饺子，都会送到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和烈士墓前，祭奠牺牲拯救朱村的战士们。

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。那场战斗以后，朱村人更加紧跟共产党，踊跃参军支前。革命战争时期，朱村先后有近百人参军，有8名村民在战斗中牺牲；村民还踊跃腾房子、筹军粮、抬担架、救伤员，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深情，倾其所有，支援前线。

“1948年，俺村里的青壮年都去支援淮海战役前线。”王克昌老人回忆说：“记得当时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，家里只有一床棉被不能带走，我裹了个大袄推着小推车就去了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，在治淮工程中，朱村人为国舍家，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，献出了全村80%的耕地。朱村人为了国家的水利事业需要，平地挖出3条河，筑起5道堰。在党组织的带领下，朱村人民在人均不足半亩耕地的情况下，勤劳肯干，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屡创奇迹。

现如今，在当年子弟兵浴血奋战保卫下来的家园里，一座座新房拔地而起，一张张笑脸意气风发。在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眸子里，美好的新生活画卷正在徐徐展开，传达的是喜悦，是希望。“第一碗饺子祭奠英烈”，已经成为朱村的红色年俗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沂蒙人奔向美好的未来……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石头的一生

(外一首)

■峭岩

石头，俨然是这里的主宰
它不说话，静卧峭所，仰望星空
风咬，不动雪打，不疼
埋在寂寞的时光里
它跳起来，跳上钢枪作火
踩在脚下生风
战士把石头一块一块唤醒
集合，站成一首诗的模样
界外，一条枯河缠绕
岸边，石榴籽般地镶嵌
一个大大的“心”字
仰望高原的太阳

烈士魂

一座墓碑，俨然睡着了一色的黄土，埋着不一样的人生
他走时，家乡的姑娘已备好嫁衣
牺牲 抢先一步把美好吹成恋曲
生命，化作高原的符号
似乎生命禁区有了别样的生动
冷雪属于他，缺氧属于他
还有如期而至的鸟儿
叼着一片叶 停在墓碑上
陪伴如火的眼睛

女足姑娘

■刘福申

激情万丈 梦想在飞
汗水伴着泪水 一路奋起直追
十四亿日光的期待
国歌高唱为女儿加油助威
女足姑娘 春天芭蕾
英姿飒爽 柔情似水
纵横五湖四海 勇敢无惧无畏
脚下乾坤 胸中风雷
国旗高扬为女儿骄傲
女足姑娘 钢铁玫瑰



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搏斗中，呼吸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一位曾赴武汉参加“抗疫”的专家向笔者感慨道：“我当年就是通过学习解放军总医院专家俞森洋的专著，才开始接触到呼吸机的。他的《当代呼吸疗法》，至今仍是我们ICU工作和进行机械通气的重要参考……”

俞森洋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原南楼临床部呼吸科主任，是呼吸领域的资深保健专家。现在，他已经70多岁，每年仍有200多天忙碌在保健病房。

有一年冬天，某医院会诊室内，空气显得有些凝重。多位专家眉头紧锁，对着一名患者的两张胸片陷入了沉默。这时，一个人站出来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认为肺炎其实并不重，更大的原因在于合并了心衰。”众人循声望去，是一大早刚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诊的俞森洋。

初来乍到，他掌握清楚情况了吗？肺炎和心衰是两种治疗方案，他能担责吗？他有什么理由，否定名医家的诊断？面对一连串疑问，为谨慎起见，俞森洋再次仔细比对胸片，态度更加坚定，话语掷地有声：“我坚持我的判断，我愿担责。”后来，按照俞森洋的治疗方案，病人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

拍板定案的底气，来源于日积月累的耕耘。常年奋战在临床一线，俞森洋对保健工作日臻精熟，对老年呼吸危重症的抢救和监护更是有独到的见解：“老年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，很多症状表现不一样，必须发现其中细微的变化，准确找出病因。”

1970年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，俞森洋怀揣梦想参军入伍，在基建工程兵某团卫生队工作。国家招收第一届呼吸内科研究生时，他考入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，获得硕士学位。毕业分配时，俞森洋主动选择来到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南楼临床部工作。

“南楼工作要求更高、责任更重、压力更大，并且不太自由，还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，你愿意去吗？”面对一脸严肃的导师，俞森洋坚定地回答：“只要是工作需要，我愿意去。”

对于俞森洋来说，南楼有一样东西深深吸引着他——两台国外进口的多功能呼吸机。20世纪70年代，呼吸机在国内是稀罕物件。虽然刚刚有了仿制呼吸机，但呼吸机压力不稳定，救治病人时常出现故障，稍有不慎就是医疗事故。俞森洋读研究生时便搜寻查阅了大量国外文献，并自主翻译多种呼吸机的说明书，不舍昼夜地进行研究。

学习了相关理论，也有了临床实践的“宝贝疙瘩”，将这两者结合必将发挥最大效能。俞森洋带领小组加紧攻关，一刻也不敢懈怠，成为国内最早将多功能呼吸机和呼吸治疗应用于临床的团队。

俞森洋一边参考学习国外经验，一边在临床一线值守护理病人，及时总结并改进机械通气技术，不断提高呼吸衰竭的抢救成功率。

随着机械通气技术的成熟，其与危重症的紧密联系也日益凸显，将呼吸内科作为单一学科已无法满足实际需要。在进一步论证后，俞森洋在《中国呼吸和危重监护》杂志创刊号上，撰文

呼吸之间

■张虹许敏

论述了呼吸病学与危重病学的渊源，积极倡导将呼吸内科和危重症的救治结合起来，为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自1980年以来，俞森洋采用现代机械通气技术，救治不同病因引起的严重老年呼吸衰竭2500多例；对于极为凶险的多器官衰竭抢救，俞森洋带领团队密切配合，成功救治了“五个器官衰竭”的病例。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，归纳总结自己运用机械通气的经验，他的《老年呼吸衰竭救治及机械通气临床应用》荣获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，还撰写了《现代机械通气的理论和实践》《现代机械通气的监护和临床应用》《当代呼吸疗法》等多部医学专著……

大风降温过后，北京冬日寒意逼人。俞森洋顶着寒风，裹着大衣一路走来，开始了他的“寻常一日”。

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俞森洋走进病房，中青年骨干纷纷投来敬意的目光。来不及寒暄，俞森洋走向第一个病人。今天他要带领医生们进行教学性查房，针对病情需要讲解得更加细致，也需要站立更久的时间。

“老年人极容易呛水，一呛就会发生误吸。年轻人用抗生素自然恢复得快，但老年人很可能一个感冒就会影响多脏器功能。所以抗生素怎么用，用到什么时候停，虽然简单，却大有学问……”俞森洋对患者病情的分析细致入微，对用药剂量、时机的讲解更是语重心长。

这样的教学性查房，俞森洋已记不清到底讲过多少次。病人病症表现多样，在临床一线进行教学，是帮带年轻骨干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。

肺炎的治疗要注意哪些细节、机械通气怎么调……全部病房走完，年轻骨干们受益匪浅，录制的视频也即将传至各科室学习。俞森洋松了一口气，坐了下来，这么高强度的查房，对年事已高的他来说，实在是个挑战。

这时，一名护士突然神色慌张地跑来告诉俞森洋，某床位一位患者突发紧急状况。俞森洋赶紧起身，二话不说便匆匆赶往患者床前。

俞森洋沉着冷静地研判病情，有条

不紊地组织医护人员为病人调整通气参数。一场临床教学再次展开：机械通气怎么通，呼吸衰竭怎么抢救，通气时如何兼顾多脏器功能处理……病人的病情趋于稳定。俞森洋不仅为年轻骨干们上了一堂机械通气实践课，也上了一堂医德课。

从医多年，俞森洋经常教导年轻医生，要争做一专多能型人才。当年，俞森洋任呼吸科主任，危重症还未并入科室，但解放军总医院所有的危重病抢救现场，几乎都有呼吸科医生的身影。在俞森洋看来，呼吸衰竭往往会导致患者心脏、肝脏等器官功能下降，呼吸科医生必须随时奋战在急救现场。

在临床一线，俞森洋注重言传身教，率先垂范。他给年轻医生提出4点要求：一是品行好，二是素质高，三是作风实，四是悟性高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一批医术好、学养高的医学保健人才茁壮成长，受到业界广泛认可。他当年精心培育的业务骨干，如今大多成为学科中具有发展潜力的人才，不少人走上南楼各个科室的领导岗位。他默默奋战半生的临床部呼吸科形成学科优势，南楼请外院专家会诊的情况越来越少，而外院请南楼呼吸科专家会诊的越来越多。

著作等身，功成名就，退休后的俞森洋原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，但他接受了单位的返聘，仍然奔走在临床会诊第一线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。

四

20世纪90年代，很多开国元勋、革命前辈逐渐老去。他们曾为革命出生入死，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能当他们的保健医生是难得的缘分。想到这里，俞森洋充满了干劲儿。

这些革命前辈也会送给俞森洋相关的革命回忆录，讲一讲曾经的战斗故事。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铁血战斗、一个个鲜活英雄人物，由当事人亲口讲述，让听者别有一番滋味。这让俞森洋更加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，远程会诊系统的搭设为问诊提供了便利条件，俞森洋临时远行出差的次数逐渐减少，但他的工作量却一点没减。省下来的路途时间，他用来搜集业内最新动态，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归纳总结成一篇篇论文，一本本专著，为更多业内年轻医生提供理论指导。

而今，年逾古稀的俞森洋仍坚守在临床一线。医院会诊有时一天两场，他坚持一周至少查两次房，一年会诊危重症病人达到百余例。

从医56年，俞森洋获得的荣誉让人目不暇接：全军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，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、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5项，第七届“吴阶平医学研究奖—保罗·杨森药理学研究”二等奖，中国医师协会第四届中国呼吸医师奖，中央保健工作突出贡献者……

一呼一吸间，青丝成白发。党的百年华诞之际，俞森洋获得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在党50年，俞森洋将医者精诚、名医风范，印刻在“为党奋斗一辈子”的足迹里……



长征

第5390期



春望(中国画)

史景军作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，复兴之源

一条蜿蜒南去的小河长久地流淌着，从不曾停歇，波光潋滟，温柔亲切，有着旖旎的风光，有着悠长的传说，更有着那让人回味、魂牵梦绕的故事。这条河就是沐河，河西岸有一个古老村庄——朱村，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村。

现如今，父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过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厚。沂蒙革命老区的红色年俗，让人心潮澎湃、沉思感动。

2022年农历正月初一，天刚亮，全村人集结在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前，摆好饺子、水果和茶具，把过年的第一碗饺子敬奉给烈士们。“光荣牺牲的战士们，今天俺全村老少送饺子来了！给你们拜年了！”93岁高龄的“老支前”王克昌满怀敬意，缓步走到祭桌前，亮开嗓门，深情地喊道。

前来参加祭奠的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有身强力壮的青年，有穿着整洁的姑娘，还有纯真可爱的孩童。他们手持花束，依次沿着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绕行一周，将鲜花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，然后列队肃立，鞠躬致敬，寄托无尽的哀思和感恩之情。

说起这年俗，还要追溯到78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，那个发生在春节里的故事。

1944年的农历除夕，当时抗战形势一派大好，根据地的军民看见了胜利的曙光。朱村家家户户忙着置办年货，业余剧团、妇救会、儿童团也抓紧时间搭戏台、演节目。然而，凶凶极恶的日伪军一直把这个抗战模范村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咬牙切齿，虎视眈眈，时刻企图打击报复。

这天，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，村民们还沉浸在忙年的气氛里。日伪军500余人像恶狼一样扑进朱村，疯狂扫荡。正在隔壁村子驻扎的八路军某部八连，闻讯后不顾敌众我寡，急速赶来保护乡亲们……那场惨烈的拼杀，那群热血的男儿，深深铭记在朱村人的心底。

到1942年5月，左权给爱妻写下了12封信。其中，一封在半途丢失，其余11封均被刘志兰收到。这些信，共计约一万六千字，到1982年，在左太北42岁时，刘志兰郑重地把它交到女儿的手上。这11封信件，后来被辑成《左权将军家书》问世。

我读到后来增订的这些家书时，距离左权将军牺牲已经过去79个年头了。阅读那一封封饱蘸深情的家书，字字句句都碰触着我的心。因为革命战争的需要，左权承受着与亲人分离的凄苦。从这些文字中，我读到了左权不仅有铁骨铮铮的一面，也有柔肠似水的一面。此外，他还热爱自然，喜欢花草。在第4封信中，左权通过对驻地栽种兰花的记叙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千里之外妻子的想念。

左权常常对人讲他所经历的战斗故事，以至于在信中也讲起来，以此来影响家人，让他们都树立起革命胜利的信心。当年在延安，著名作家丁玲写了一篇《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》，记录了左权将军给她讲的一个战斗故事。这篇文字写于1937年1月29日。在丁玲笔下，左权“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稳稳地笑了笑，将手上的烟灰弹了一弹，用平静的声音，然后都是很坚决的神经说：‘明天，准是明天，我替你讲山城堡战斗的故事。’”

写于1942年5月22日的信件，是左权写给爱人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。在此前的每封信中，左权都提到对女儿太北的思念。信中又写到对爱人的相思：“志兰！亲爱的：别时容易见时难。分离二十一个月了，何时相聚？念、念、念！”3天后，1942年5月25日，左权将军于麻田十字岭战场壮烈殉国，年仅37岁。

8年后，一列特别专列，搭载着左权将军的灵柩由涉县石门村向邯郸车站徐徐驶来。左权将军的灵柩，最终安葬于邯郸古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。时光如梭，家书泛黄，字字深情，满纸家国。左权将军那一封封志坚若钢、心柔如水的家信，写满了对妻女的牵挂、惦念，也记录了那段弥漫着战火硝烟的历史，更传承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信仰、忠诚与大爱。

从纪念馆出来，时近中午，天清气朗。我仰观万里晴空，白云在蓝天的衬托下，是那样的轻盈纯净。阳光安然地投射到一片片树冠上，筛下无数道细密的光线。陵园里，一派宁静与安详。

字字深情 满纸家国

■韩修龙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地处邯郸古城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，我拜谒过多次。30年前，出于对抗战英烈的敬仰，我还在陵园门口端正地留了一张影。那张照片，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老相册里，连同一本《左权将军家书》一起并排摆放在我的书架的上层。冬日里，收拾藏书，又翻出了那张有点泛黄的老照片，一份特别的情感在脑海里盘桓。时隔多年，我又一次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，想去左权将军的纪念馆里认真看一看。走进纪念馆，我边看边记，心中激荡起阵阵情思……

那是1940年5月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出生。8月底，妻子刘志兰与才3个月大的左太北离开左权到达延安。没想到，这一别竟是永诀。从1940年8月